



西夏三十五佛文本源流考

翟兴龙

摘要: 目前所见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有 26 件, 既有汉文本, 又有西夏文本。根据是否详列三十五佛名字, 可以分为详列三十五佛名字与总称三十五佛名两类。总称三十五佛的文本, 目前仅有一件西夏文刻本残件《依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是西夏时期礼忏三十五佛的仪式性文本。详列三十五佛名字文本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而非不空译《三十五佛名礼忏文》。汉文本《三十五佛名经》与西夏文《忏罪法事》出现的时间最早, 可能是在西夏仁宗的直接干预下造作出来的, 不动金刚在汉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可能是关键人物; 在造作西夏文本的时候, 加入了藏传佛教的因素。不动金刚将西夏三十五佛信仰引入汉地, 在四川蒙山将礼忏三十五佛纳入重新编订的《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明代还在流行的《三十五佛名经》, 其内容来源已经不是唐代菩提流志译本或西夏重编本, 而是不动金刚编订的《施食仪》。

关键词: 《三十五佛名经》; 《依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不动金刚; 《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221

一、研究旨趣

学界对西夏三十五佛文本的关注, 最初是从传世的三十五佛文本开始的。罗振玉 1929 年珂罗版影印明成祖写经 40 部, 其中第 2 部即是《三十五佛名经》^①。此后长时间内, 传世的《三十五佛名经》并未受到学界的注意。

20 世纪初黑水城文本出土, 其中有不少的汉文、西夏文三十五佛文本。黑水城文本多藏于俄罗斯, 所以最先注意黑水城三十五佛文本的即俄罗斯学者。戈尔芭切娃与克恰诺夫在首先著录了 9 件西夏文三十五佛文本^②, 后来又有西田龙雄的目录^③, 克恰诺夫又详细介绍了这些西夏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南部县宗教与乡土社会研究”(18BZS07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敦煌伪经《八阳经》汉文本整理与研究”(19CZJ019)。

作者简介: 翟兴龙(1989—),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佛教文献研究。

^①罗振玉:《明成祖写经》, 1929 年; 此据罗福葆编:《贞松堂校刊群书解题》, 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三)》,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第 1409 页。

^②З.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101. 此据白滨译, 黄振华校:《民族史译文集》3, 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8 年, 第 73 页。

^③[日]西田龙雄:《西夏文華嚴經》(Ⅲ), 京都大学文学部, 1977 年, 第 41 页。

文三十五佛文本的版本形制^①。孟列夫揭出 2 件汉文《三十五佛名经》^②。松泽博揭出一西夏文三十五佛的刻本断片^③。方广锴将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三十五佛文本定名为《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发愿文》^④。

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俄罗斯、英国、日本、中国的西夏文献图版陆续出版,解决了西夏文本研究的最基础问题。其囊括的西夏文献,不仅仅是黑水城出土的文书,还包括后来陆续所发现的文献^⑤。从编目的角度来看,惠宏、段玉泉二人的《西夏文献解题目录》是较为详尽的西夏文本目录。《解题目录》收录 12 件西夏文《三十五佛忏罪法事》,1 件《依三十五佛忏罪要门》,1 件《三十五佛名经》,1 件《三十五佛等共十三部》,总计 15 件三十五佛文本^⑥。

在学界持续关注西夏出土三十五佛文本之时,也有人关注到了传世的《三十五佛名经》,不断著录出明代最乐轩^⑦,嘉靖废后张氏捐刻^⑧,大觉寺^⑨、最胜寺^⑩、智化寺^⑪的单行本《三十五佛名经》。据此可以推定,三十五佛信仰至晚在明代嘉靖时期还在流行。但是著录者并未注意到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

伴随着图版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三十五佛文本为学界所知,研究也更加深入。韦兵在考察西夏普理类型礼忏文时注意到了释徒智坚转颂本与拜寺沟方塔本,理出了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本的发展脉络,指出智坚转颂本源于菩提流志译本而非不空译本^⑫。于光建、徐玉萍比定出武威博物馆藏 6721 号西夏文佛经其实不是《佛说佛名经》,而是《决定毗尼经》^⑬。考虑到三十五佛在西夏地区的流行,6721 号既非《佛说佛名经》又非《决定毗尼经》,非常可能是三十五佛文本。公维章详细考察西夏之前以及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信仰^⑭。孙伯君详细考察西夏汉文、西夏文

① E.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529-531, 353, 600.

②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44页。

③ [日]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天理図書館所藏西夏語佛典について(1)》,《東洋史苑》36,第23—30页。

④ 方广锴:《宁夏西夏方塔出土汉文佛典叙录》,《藏外佛教文献》第7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372—415页。

⑤ 史金波、陈育宁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1—20),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主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北方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英藏黑水城文献》(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10年;武宇林、荒川慎太郎主编:《日本藏西夏文文献》,中华书局,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2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18年。

⑥ 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96,131,247页。

按:《解题目录》所列英藏 Or.12380/3412 号,并不是西夏文《忏罪法事》,而是《佛说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蜜多经》。

⑦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第580页。

⑧ 陈升贵:《北京工业志·印刷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⑨ 大钟寺博物馆编:《北京古钟》(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

⑩ 大钟寺博物馆编:《北京古钟》(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71—73页。

⑪ 北京文博交流馆编:《智化寺藏元明清佛经版画赏析》,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⑫ 韦兵:《黑水城文献汉文普理类型礼忏文研究》,《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64—275页。

⑬ 于光建、徐玉萍:《武威博物馆藏 6721 号西夏文佛经定名新考》,《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2—153页。

⑭ 公维章:《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信仰》,《西夏学》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8—217页。



的三十五佛礼忏文本，再次确认了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信仰与藏传佛教的渊源关系^①。

综上所述，既有西夏三十五佛的研究可以分为文本著录与研究两大方面。著录又分出土及传世部分，然而尚无一个相对详细的简目，对其版本系统的考察亦不明确。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所以，三十五佛文本仍有很大的研究旨趣，其中之一，便是系统搜集西夏时期的汉文、西夏文三十五佛文本，在此基础上具体探讨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本的源流问题。

二、西夏三十五佛信仰文本

(一) 西夏三十五佛信仰渊源

西夏盛行的三十五佛信仰，并不是在西夏时期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信仰渊源。

三十五佛名字首见于《佛说决定毗尼经》，题“西晋敦煌三藏译”，见于僧祐《出三藏记集》^②。《出三藏记集》又著录单行本《佛说三十五佛名经》，并注“出决定毗尼经”^③。此单行本又著录于《法经录》《大周录》《开元录》《贞元录》。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乃《决定毗尼经》的异译，也有三十五佛名字。不空有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言“出乌波离所问经”，实则也是《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的单行本。

所以，唐代有关三十五佛的翻译经典有：

1. 敦煌菩萨译《决定毗尼经》
2. 出《决定毗尼经》之单行本《三十五佛名经》
3. 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
4. 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

然而，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流行的与三十五佛信仰相关的文本，不是上述4种，反而是与三阶教有关的《七阶礼佛文》。可以肯定的是，三阶教有关礼忏三十五佛的文本，其内容来源是《决定毗尼经》，而且从礼忏文本来看，并没有突出三十五佛的特殊性^④。从敦煌地区曾经流行过与礼忏三十五佛有关的三阶教礼忏文本来看，唐五代宋初的河西地区曾经有三十五佛信仰的底色。

将三十五佛信仰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佛名信仰，并列入西夏官方信仰，在仁宗初年的《天盛律令》中得以体现。据考证是天盛二年（1150年）年修订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

^①孙伯君：《黑水城出土三十五佛名礼忏经典综考》，《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13—2013）》，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此据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9—343页。

^②[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6页。

^③[梁]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27页。

^④三阶教的七阶礼佛问题，乃是另一问题，此不详述。张总：《中国三阶教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86—551页。

《天盛律令》),明确规定的西夏境内的僧侣必须念诵的十一部经典中,就有三十五佛的信仰文本:

一等番、羌所诵经颂:

《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
《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

一等汉之所诵经颂:

《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母》《大□□》《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赞》。^①

从《天盛律令》来看,官方认定的信仰文本的出现时间,最迟可以定在西夏仁宗前期。此时的汉僧与番僧、羌僧所诵的经典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三十五佛》是必须要念诵的。《天盛律令》中的汉僧很好理解,应该是信仰汉传佛教的僧人。羌僧与番僧分别是指党项、吐蕃僧人^②。既然区别汉僧与番、羌僧所念诵的经典,就有理由相信汉僧与番、羌僧所念诵的经典是不同语言写成的。汉僧当然要念诵汉文写就的文本,番、羌僧可能要念诵西夏文、藏文写就的文本了。虽然不能排除汉僧有通藏文、西夏文,番、羌僧通汉文,但是兼通汉、西夏、藏文的僧人,想来不会太多。所以,应该可以认定《天盛律令》所规定的番、羌、汉僧必须要念诵的《三十五佛》文本,是用汉文、西夏文,甚至是藏文写就的。现存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既有汉文本又有西夏文本,想来不大可能是一个巧合。

再结合西夏出土的有仁宗题记的三十五佛文本,似乎可以认定,就是西夏仁宗的主导下,将西夏地区原本就存在的,与其他佛名信仰混合在一起的三十五佛信仰独立出来,成为西夏官方佛名信仰,并为之撰写专门的信仰文本。

《天盛律令》所规定的《三十五佛》到底是何种文本?这就需要对现存的三十五佛文本加以分类考察。

(二)现存西夏三十五佛文本分类

现存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有汉文本,也有西夏文本。本文所能找到的一共有26件^③,具体的叙录详见附录1。

需要说明的是,这26件汉文、西夏文三十五佛文本,有很多并不能明确的归类。比如只有

①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4—405页。

②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9、44页。

③本文所搜集到的西夏三十五佛文本,总计有26件汉文及西夏文残件。2019年8月笔者参加“第六届西夏学论坛”,得知正在发掘的武威亥母寺曾出土西夏文三十五佛文本,可惜未有详细的考古报告,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佛名的残本,从残存的内容看,并不能明确其确切的文本归属。有可能是《三十五佛名经》《佛名经》《慈悲道场忏法》《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任何一种。所以,讨论西夏出土三十五佛文本的类别,首先要剔除这些只有三十五佛名字的残本。

虽然现存的西夏三十五佛文本并无完整者,但仍可以根据经文内容加以归类:

1. 详列三十五佛名字

详列三十五佛名字者有俄藏 TK48P 号、俄藏 TK140 号、俄藏 TK245 号、俄藏 TK296 号、智坚转颂本(M1·1481 至 1846 号)、俄藏 ИHB.No.3762 号、俄藏 ИHB.No.6386 号。经过比较诸本的文字,发现除了智坚转颂本外,剩余诸号残本的基本来源皆是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俄藏 TK140 号、俄藏 TK245 号更是明确指出此经就是出自菩提流志译本。

英藏 Or12380-3840(K.K.)号,虽然没有详列三十五佛名字,但是也明确指明出自《大宝积经》,所以此号刻本也是详列三十五佛名字的。

M1·1481 至 1846 号即所谓的释徒智坚转颂本,它的基础内容还是《大宝积经·优波离会》。但是并不能说智坚转颂本直接来自《大宝积经》,而是来自在《大宝积经·优波离会》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需要稍加考察的是俄藏 TK304 号与拜寺沟本。从拜寺沟本残存的文字来看,其内容是来自《大宝积经·优波离会》,将其比对为不空译本,是不合适的。具体的比较如表 1:

表 1 《大宝积经》《三十五佛礼忏文》《三十五佛礼忏文·附仁宗发愿文》文字比较

佛经词汇	《大宝积经·优波离会》	《三十五佛礼忏文》	《三十五佛礼忏文·附仁宗发愿文》
蔑戾车	蔑戾车	弥戾车	蔑戾车
或堕地狱畜生	或堕地狱畜生	或堕地狱傍生	或堕地狱畜生
犯波罗夷	犯波罗夷	无	犯波罗夷
毁僧残戒	毁僧残戒	无	毁僧残戒

由于拜寺沟本经文部分不存,表中的词汇见于仁宗发愿文,但是这应该并不妨碍比定此经有关三十五佛的经文部分来自《大宝积经·优波离会》。

所以,根据现存的文本综合来看,西夏详列佛名的三十五佛文本,其基本的文本来源是菩提流志所译的《大宝积经·优波离会》。

2. 总称三十五佛名

总称三十五佛,即不出现具体的三十五佛名字,仅将三十五佛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这类的三十五佛文本,仅存俄藏 ИHB.No.880 号《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三、详列三十五佛名的文本

继续追索,《天盛律令》所规定的《三十五佛》文本是详列三十五佛名的《三十五佛名经》与《忏罪法事》还是总称三十五佛名的《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本文认为,《天盛律令》所规定的《三十五佛》文本是详列三十五佛名的文本,即脱胎于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的《三十五佛名经》与西夏文《忏罪法事》,西夏文本是在汉文本的基础上损益而来,而且,文本当中并不存在礼忏阿弥陀佛的内容。因为,从《天盛律令》所规定的西夏僧人必须念诵的十一部经典来看,明显地侧重文本内容,而不是通过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仪式。《三十五佛名经》与《忏罪法事》恰恰是侧重文本的内容,与之相反,《忏悔要门》则更侧重仪式一些。现对这两类文本分别阐释。

(一)《三十五佛名经》与《忏罪法事》

现存详列三十五佛名字的文本是俄藏 TK245 号《三十五佛名经》。其内容据 TK140 及菩提流志译本校录,详见附录 2。

俄藏 TK245 的文字,与菩提流志译本有异的是三皈依的部分,菩提流志译本作“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另外俄藏 TK245 号有中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说明到此处,《三十五佛名经》的正文已经完结了。但是在同一折面上又加了几句佛偈,是出自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①。这一点应当予以重视,这说明,后面的佛偈应该是从属于《三十五佛名经》的。

普贤行愿偈为何缀在《三十五佛名经》之后?《天盛律令》中所规定的《三十五佛》中是否也有这部分内容? 答案不得而知。但是,《普贤行愿赞》中的佛偈出现在《三十五佛名经》之后,或许与西夏时期的天竺僧人不动金刚有关。不动金刚,《新续高僧传》有传:

释不动,梵名阿闪撒干资罗,华言不动金刚。止行二字,略也。本天竺人。初出家时,遍游五天竺,显密俱彻,性相备知,道誉流闻,播于邻封。及来西夏,栖止护国寺,翻译密部,弘扬般若。金刚谓瑜伽有五部,一曰佛部,二曰金刚部,三曰宝生部,四曰莲华部,五曰羯磨部。不动独传金刚一部,故名金刚上师,乃灌顶时所授称也。阿闪撒者,谓其最初依阿闪撒部法而行持也。不动勤修五悔,广演三坛,尝以唐三藏不空所译《三十五佛名经礼忏文》前增五十三佛,后缀普贤十大愿偈,都为百八拜,期断百八烦恼。后迁四川蒙山,取唐金刚智《瑜伽施食仪轨》重与译述,名曰《焰口》,又演小施食号曰“蒙山法”,因以甘露法食度孤,复称甘露法师。弟子勒布传其法,再传

^①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〇《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大正藏》第10册,第87页。



于保安，三传于威德幢，今所传尤众，舍是若无佛事者。甚矣，说法之难也。不动不测所终。^①

据传文所知，不动金刚曾经以不空译《三十五佛礼忏文》为底本，前增五十三佛，后缀普贤十大愿偈，用此文本来断除一百零八种烦恼。不动金刚增补的这个本子，现在没有看到，然而其后缀普贤十大愿偈之事，却在 TK245 中得以体现，是《新续高僧传》将菩提流志译本误作不空译本，还是 TK245 仿不动金刚在不空译本之后增补普贤十大愿偈之事，于菩提流志译本之后亦缀普贤行愿偈？目前来看，这一问题尚不能明确的解答。或许，TK245 后缀普贤行愿偈，与不动金刚有关。

西夏文《忏罪法事》与汉文《三十五佛名经》内容略有差异，孙伯君已校异^②。不同之处有二：

1. 西夏文无汉文“复次舍利弗……某甲”部分。
2. 西夏文比汉文多出叹佛的部分，即“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世尊”。

因为西夏文本也是残件，所以并不知晓该本后面是否会有普贤行愿品的内容。但是可以知道，西夏文本并不是简单的翻译汉文本，而是对汉文本的内容有过损益。

（二）释徒智坚转颂本与《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文本，还有一种特殊的本子，即在礼忏三十五佛之后，又要礼忏阿弥陀佛。此类文本即是释徒智坚转颂本。

智坚本的主体内容虽然也是《优波离会》，但是该文本与汉文、西夏文本《三十五佛名经》不同。主要有两点：

1. 开头部分有归依偈。内容为：

三皈依

稽首皈依佛，天宫坐宝台。有情思渴仰，早愿下生来。

阿噜揭帝莎缚呵南无

莫捺耶 南无捺哩麻耶

南无僧伽耶

稽首皈依法，河沙经藏开。总持心印法，无去亦无来。

^①喻谦注：《新续高僧传》卷一《释不动传》，《大藏经补编》第 27 册，第 32—33 页。

^②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 335—336 页。

阿嚧揭帝莎缚呵南无

莫捺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僧伽耶

稽首皈依僧，三明具六通。灵山亲受记，三会愿相逢。

阿嚧揭帝莎缚呵南无

莫捺耶 南无达摩耶

南无僧伽耶

2. 详列三十五佛名字之后，出现了“法界藏身阿弥陀佛”。

第1部分的皈依偈，不见于之前的任何材料。三十五佛与阿弥陀佛一起礼忏，检诸藏经，找到了类似的文本，即《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

《大正藏》中《施食仪》有10部^①，另外，《嘉兴藏》有1部^②，《嘉兴藏》本与《大正藏》中的一部有三十五佛名字。《嘉兴藏》本题不空译，西夏不动金刚集，受登詮次。从《嘉兴藏》本的《施食仪》文字看，可以发现几点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1)《施食仪》涉及礼请三十五佛的部分，开头与西夏文本《忏罪法事》文字没有太大的差别。

(2)与智坚转颂本一样，也有礼请阿弥陀佛。

(3)与西夏汉文本《三十五佛名经》后半部分比较，无菩提流志译本“如是舍利弗……皆得解脱”部分，在优波离会“重罪皆忏悔”的佛偈之后接了普贤行愿品中的24句佛偈，剩余的8句回向偈，从现存文本来看，是最早出现在不动金刚中的版本。

据上文所引僧传的记载，不动金刚重译金刚智所译《瑜伽施食仪轨》，名为《焰口》。检诸经录，不见金刚智译《瑜伽施食仪轨》，反而是不空曾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不知不动金刚所重译者是否是此。不动金刚还曾演“小施食号曰蒙山法”。经过不动金刚所整理的《施食仪》“所传尤众”，一直流传至今。非常可惜的是，僧传并未提示不动金刚整理《施食仪》的具体时间。

僧传中提示不动金刚在西夏有过停留并整理过一些经本，可以认为不动金刚在四川整理《施食仪》的时候，受到西夏三十五佛信仰的影响，从而将礼忏三十五佛的相关内容加入到《施食仪》中。出土的西夏文本有《施食仪》的刻本^③，但是出土西夏文本与传世本在内容上有所

①吉岡義豐：《密教施餓鬼法儀軌の中國社會傳流》，《智山学报》5，1956年，第49—64页。

②不空译，西夏不动金刚集，受登詮次：《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嘉兴藏》第19册，第201—212页。

③惠宏、段玉泉编：《西夏文献解题目录》，阳光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另外，还有1件汉文刻本残片，见《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28页。



不同，并不能确定二者的关系。不知藏经本的《施食仪》是不动金刚重译的《焰口》还是“蒙山法”。

四、总称三十五佛名的文本

以上讨论的出现三十五佛名字的文本。再来看唯一的一件总称三十五佛的文本，俄藏 ИИВ. No.880 号《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忏悔要门》署“觉行法师德慧造”。孙伯君有详细的汉译文本，并指出此经的刊行年代在夏仁宗的天盛、乾祐年间^①。若从德慧称“觉行法师”来看，其年代应该在仁宗天盛十七年（1165年）之前^②。

从内容上看，该本是以三十五佛为礼忏对象的仪轨文本。根据孙伯君的译文，可以大致将该本的内容简单划分以下几个单元：

1. 净室请三十五佛功德像，香花供养，礼忏者佛前结跏趺坐；
2. 发愿；
3. 意念归依三宝文；
4. 远离灾祸法：礼敬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并意念三十五佛威力；
5. 诸佛邀请诵颂。

第5诸佛邀请颂只有部分内容，现存的部分并没有出现三十五佛的名字。但是并不能排除这一部分会出现三十五佛的可能。

从残存文字看，一共出现了4次三十五佛。第一次是礼请三十五佛功德像。第二、三次皆是意念“以三十五佛最上三宝之威力”，达到七宝庄严。第四次是礼请四方天王之后，在佛像面前意念“数佛像上广大光明，照遍东、北诸方佛国，以其光明，三十五佛上始成”。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三十五佛功德像的问题。现存西夏出土的以三十五佛为题材的绢画或者唐卡有2件，分别藏于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与西夏陵区管理处，二者并不完全一样。两件绢画的格局如下：

^①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36—343页。

^②崔红芬：《西夏僧人德慧“师号”考》，《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87—91页。

表 2 艾尔米塔什藏本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35			F17	F18
F19	P1				P2	F20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G1	F30	F31	F32	F33	F34	G2

表 3 西夏陵区管理处藏本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TJ	F11	F12	F13
F14	F15	F36			F16	F17
F18	F19				F20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F27	F28
F29	F30	F31	F32	F33	F34	F35

注：两表中 F 指佛像，P 指菩萨，G 指供养人，TJ 指藏式塔尖，数字皆指所代表图像的数量。

艾尔米塔什藏本共有 35 尊佛像：中间为释迦牟尼佛，两侧各有一尊胁侍菩萨；四周有 34 尊佛，其中第 8、15、19、21 尊佛残缺；左右最下角各有供养人，皆戴帽子。萨玛秀克（Samosyk Kira Fedorovna）根据左下角的供养人的面貌，推定此是噶玛派支派的作品，在 1283 年之后^①。

西夏陵区藏本漫漶不清，根据线描图来看，主尊佛也是释迦牟尼，端坐于藏式佛塔之上，塔尖单独占据一格，四周环绕 35 尊佛^②。

艾尔米塔什藏本可以确定为三十五佛，至于其时间或可另做讨论。问题是西夏陵区本多出的一尊佛是释迦牟尼佛还是阿弥陀佛，则不得而知。如果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该本还是纯粹的三十五佛，只不过突出释迦牟尼佛而重绘一尊大佛。如果是阿弥陀佛，那么此本应该反映的是三十五佛与阿弥陀佛一起礼忏的情况，如此一来，其时间可能要比纯粹的三十五佛绢画要晚。

结合文本与图像，应该可以肯定俄藏 ИHB.No.880 号就是一部西夏时期礼忏三十五的仪式文本。它的仪式化要比其余的三十五佛文本要强，可操作性要大于详列诸佛名字的三十五佛文本。

通过以上层层论述，可以通过图 1 将西夏时期的三十五佛信仰文本系统表达清晰了：

① [俄]萨玛秀克撰，[俄]E. Matveev 绘图，季一坤译：《俄藏黑水城艺术品叙录》，《俄藏黑水城艺术品》（II），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250 页。

② 史金波总主编，李进增本编主编：《西夏文物·宁夏编》第 11 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491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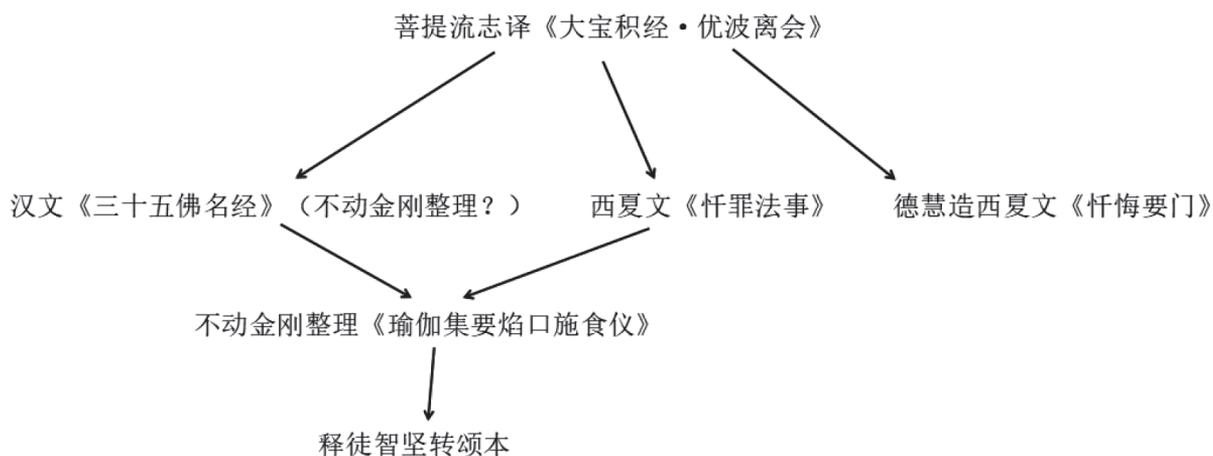


图1 西夏三十五佛文本系统沿革

拜寺沟方塔出土的三十五佛文本，前文已考订其也是出自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再结合西夏仁宗时期对三十五佛信仰的重视，多次校刻三十五佛文本的历史背景，拜寺沟的文本很可能是西夏汉文《三十五佛名经》的后半部分。

根据出土的文本，综合各系统的内容，或许可以将西夏仁宗乾祐年间三十五佛信仰文本的结构大致勾勒出来：

《大宝积经·优波离会》节录—《普贤菩萨行愿赞》(24句)—回向偈(8句)—西夏仁宗发愿文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对西夏时期三十五佛文本的发展源流作一简要的总结。

唐五代宋初，河西地区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流行汉传佛教的三十五佛信仰。西夏立国之后，至晚在西夏仁宗天盛初年，可能就是在西夏仁宗的主导下，将原本与其他佛名信仰杂糅的三十五佛信仰独立出来，定为专门的佛名信仰，并依据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创制出西夏官方的三十五佛信仰文本。天竺僧人不动金刚可能是西夏三十五佛信仰文本确立中的关键人物。西夏三十五佛信仰文本所采用的语言，既有汉文，又有西夏文，而且汉文、西夏文的文本并不完全一致，西夏文本已经开始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其表现就是在西夏文《忏罪法事》中出现了“叹佛”的文字，即“南无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调御大夫、

无上士、天人师、佛、世尊”，而藏传佛教尤其重视这一句^①。这段文字在涉及三十五佛的汉文本中，包括《决定毗尼经》《七阶礼》《大宝积经·优波离会》都是没有的。

大概正是由于西夏仁宗的大力倡导，三十五佛信仰在西夏更加流行，西夏僧人也更加热衷对三十五佛信仰文本的改造，从而出现了仪式化色彩强烈的西夏文《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西夏三十五佛信仰随即向汉地传播。在西夏停留过的不动金刚就将三十五佛信仰带入四川蒙山地区，在此处造作出后世广为流行的《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从而使《施食仪》也保留了汉藏佛教相结合的面貌。或许正是不动金刚将阿弥陀佛列于三十五佛之后。至于出土的西夏文《施食仪》文本，虽然目前并不能明确其文本来源，但其形成时间可能要早于智坚转颂本^②。

五、余论

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次年灭亡西夏。西夏虽亡，西夏地区的佛教并没有随之消失，可以从元明时期的佛教文本中找到西夏佛教对元明佛教的影响，三十五佛文本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目前并没有明确纪年的元代三十五佛信仰文本，元代三十五佛信仰情况如何，并不清楚。但是，明代却有三十五佛的信仰文本。其信仰文本明显地体现出受到西夏三十五佛信仰的影响。

明代三十五佛信仰文本基本延续西夏三十五佛信仰文本中汉文本的面貌，既有单行本的《三十五佛名经》，又有不动金刚整理过的《施食仪》。笔者所能看到的明代《三十五佛名经》文本有四：国图藏明代刻本，罗振玉影印明成祖写经，大觉寺、最胜寺铜钟铭文。其结构大致如下：

礼敬佛法僧→发愿→皈依十方佛法僧→叹佛→三十五佛→阿弥陀佛→忏悔文→《普贤行愿赞》→回向偈。

其中发愿的部分与西夏《三十五佛名经》内有不同。西夏本是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的内容，自“复次舍利佛”至“我某甲”是散文。明本的发愿文是散文与偈颂相结合的：

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乘诸位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①孙伯君：《西夏文献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3页

^②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与汉文本并不完全相同，至于其与不动金刚的关系如何，限于材料缺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有关西夏文《施食仪》，黄延军：《内蒙古博物馆藏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片考》，《西夏学》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今所发觉心，远离诸性相。蕴处及界等，能取所取执。诸法悉无我，平等如虚空。
自心本不生，空性圆寂故。如诸佛菩萨，发大菩提心。我亦如是发，是故至心礼。

这一部分不见于明以前的其他文本，却又见于明永乐十五年内府刊本《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内容与之稍有差别^①。或许，这部分内容是在明初形成的。如此一来，《三十五佛名经》的内容是随时代变化不断变化的。

忏悔文部分，只到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的“至今归命礼”，没有后面的部分。

忏悔文后面接着是《普贤行愿赞》，只是截取其中的前 24 句，至“回向众生及佛道”止。极其特殊的是，普贤行愿偈后面的 8 句回向偈，从来不见于之前的三十五佛文本。其内容是：

愿将以此胜功德，回向无上真法界。性相佛法及僧伽，二谛通融三昧印。
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惑弹谤我法等。
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智周于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
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及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愿今回向亦如是。

考虑到西夏汉文本中就已经有了《普贤行愿赞》的内容，这不见出处的 8 句回向偈很可能也是西夏汉文本的内容。

从整体结构上看，明代《三十五佛名经》的直接来源不是西夏的《三十五佛名经》，而是不动金刚整理的《施食仪》。

此外，不唯《三十五佛名经》与《施食仪》对明代三十五佛信仰文本有所影响；明代其他的佛教典籍在文字部分也有借鉴西夏《三十五佛名经》与《施食仪》。智坚转颂本开始部分的皈依偈，见于明代《佛母孔雀尊经科仪》^②，时间要晚于智坚转颂本，估计是西夏时期才产生的。

西夏文的《忏悔要门》大概在西夏灭亡之后就消亡了，其仪式性文本被不动金刚的《施食仪》所取代。

从西夏三十五佛文本的形成脉络来看，西夏时期的佛教，虽然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但汉地佛教对其影响也颇为深刻。更重要的是，汉、藏佛教在西夏交融碰撞，形成具有西夏特色的佛教文本，对元明佛教也有一定的影响，西夏佛教并没有因为西夏的灭亡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珍品鉴赏·定级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②失译：《孔雀尊经科仪》，《中续藏》第74册，第542页。

附录 1: 26 件三十五佛文本叙录

(一) 汉文本

1. 俄藏 TK48P 号: 残片, 刻本。存完整一佛名及一佛名之一部分: “南无龙尊王佛……〔南无〕无忧德佛”。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2 册 37 页。

2. 俄藏 TK140(Д x 1336)号: 刻本, 经折装, 首尾俱残, 四周单边。存一折板画。首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经题下有小字“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 并题“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残存 55 行, 除佛名部分外行 11—15 字不等。每佛名上刻有佛像一尊, 四周花纹围绕。为 12 世纪后半期作品。此号刻本曾入俄藏敦煌文献中, 编号 Д x 1336 号。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3 册 201—204 页。

3. 俄藏 TK245 号: 刻本, 经折装, 纸张有断裂, 首尾俱残, 四周单边。首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经题下有小字“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 并题“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中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中题下有阳文“三”字, 说明此为第 3 纸。残存 60 行, 除佛名部分外行 10—12 字不等。每佛名上刻有佛像一尊, 四周无花纹。为 12 世纪后半期作品。文字内容可与俄藏 TK140 互相补充。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4 册 306—308 页。

4. 俄藏 TK296 号: 残片, 写本。存完整六佛名及两佛名之一部分, 并六行发愿文“南无……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清净施佛, 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水天佛, 〔南无坚德佛〕……□从今以来……不可”。可与 TK140、TK245 号相参照。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4 册 384 页。

5. 俄藏 TK304 号: 残片, 刻本, 天头、地脚完整, 上下单边, 存 5 行, 行 13 字。内容为西夏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 年)施经发愿文“安风雨依时……上首及与佛刹”, 内容见于 N21·015 [F-037] 刻本。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5 册 5 页。

6. 宁夏藏 N21·015 [F-037] 号: 刻本, 卷轴装, 首尾俱残, 上下单边, 下部残损。3 纸存 74 行, 行约 13 字。内容为西夏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 年)施经发愿文。拟题“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功德文·附仁宗发愿文”。前揭方文有录文。图版见《中国藏西夏文献》15 册 162—168 页。

7. 英藏 Or12380-3840(K.K.)号: 刻本, 首尾俱残, 上下单边。残存 12 行, 行 9—10 字。首题可以看出是《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题名下有小字“出宝积经优波离会卷第九十”, 并题“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经文内容与 TK140、TK245 号开头相同。图版见《英藏黑水城文献》5 册 149 页。

8. M1·1481 至 1846 号: 写本, 方册装。首题“释徒智坚转颂本”。此本与以上诸本内容形式差异较大。前揭公维章、韦兵文有录文。图版见《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8 册 1777—1781



页。

(二) 西夏文本

1. 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 39-35 号: 刻本。每佛名上刻有佛像一尊, 下部刻莲花须弥座, 左右柱状图案。存六佛名“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水天佛, 南无坚德佛, 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量威德华光佛, 南无光德佛”。图版见《日本藏西夏文文献》324 页。

2. 英藏 Or12380-0687(K.K. II .0270.tt.x) 号: 刻本, 首尾俱残, 上部残缺。存三佛名“〔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无无量威德华光佛, 〔南〕无光德佛”。形制同天理图书馆藏本。整理题名“佛名经”。图版见《英藏黑水城文献》1 册 248 页。

3. 英藏 Or12380-0877(K.K. II .0276.y) 号: 刻本, 首尾俱残, 上部残缺。存三佛名“〔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无量〕威德华光佛, 〔南无光德〕佛”。形制同天理图书馆藏本。整理题名“佛名经”。图版见《英藏黑水城文献》1 册 298 页。

4. 英藏 Or12380-0918(K.K.) 号: 刻本, 首尾俱残, 上部残缺。存三佛残名“〔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清〕净施佛”。形制同天理图书馆藏本。整理题名“佛名经”。图版见《英藏黑水城文献》1 册 308 页。

5. 英藏 Or12380-2959(K.K. II .0239.yy) 号: 刻本, 首尾俱残, 上部残缺, 下部单边。每佛名上刻佛像一尊, 佛像已不存; 左右柱状图案, 图案与天理图书馆藏本略异。存三佛名“南无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南无财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图版见《英藏黑水城文献》3 册 295 页。

6. 敦煌研究院藏 G11·047[D.0043] 号: 刻本, 存三佛名“南无宝月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离垢佛”。下方钤“任子宜”朱印一方。形制同于天理图书馆藏本。整理题名“慈悲道场忏法”。图版见《中国藏西夏文献》16 册 153 页。

7. 武威博物馆藏 G31·019[6761] 号: 刻本, 经折装, 有天头、地脚, 上下双边, 存 4 折, 每折 5 行, 内容为二十佛名“〔南无〕宝月佛……南无焰红帝幢王佛”。每佛上刻佛像一尊, 四周无花纹。图版见《中国藏西夏文献》16 册 416—417 页。

8.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M21·157[F6:W2a] 号: 写本, 残甚。内容似是“南无离垢佛, 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图版见《中国藏西夏文献》17 册 255 页。

9. 俄藏 ИHB.No.880 号: 写本, 卷轴装。西夏文题名“三十五佛忏悔要门”, 署“觉行法师沙门德慧造”。

10. 俄藏 ИHB.No.3762 号: 刻本, 经折装。存 1 折版画与 17 折经文。有西夏文经题“佛说一切如来悉皆摄受三十五佛忏罪法事”。

11. 俄藏 ИHB.No.5299 号: 刻本。

12. 俄藏 ИHB.No.6182 号: 刻本。与其他佛经合刊, 有天庆五年题记。

13. 俄藏 ИHB.No.6383 号: 不详。

14. 俄藏 ИHB.No.6386 号: 刻本, 经折装。存 15 折, 每折 16 行, 行 13 字。有西夏文经题“佛说一切如来悉皆摄受三十五佛忏罪法事”, 西夏文题款“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御校”。

15. 俄藏 ИHB.No.7591 号: 不详。

16. 俄藏 ИHB.No.7591 号: 刻本。与其他佛经合刊。

17. 俄藏 ИHB.No.7840 号: 刻本。与其他佛经合刊。有乾祐二十一年题记。

18. 俄藏 ИHB.No.8034 号: 不详。

附录 2: TK245《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出《大宝积经·优波离会》第二十四

大唐三藏菩提流志奉诏译

复次! 舍利弗! 若有菩萨犯波〔罗〕^①夷者, 应对清净十比丘前, 以质直心殷重忏悔。犯僧残者, 对五净僧殷重忏悔。〔若为女人染心〕^②所触, 及因相顾而生爱著, 应对一二清净僧前殷重忏悔。舍利弗! 若诸菩萨成就五无间罪, 犯波罗夷、或〔犯僧残戒、犯塔、犯僧及犯余罪, 菩萨应当于三十五佛前, 昼夜独处, 殷重忏悔。应自称云: “我某甲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诸佛, 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尊法, 皈依十方尽虚空界一切贤圣僧: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金刚不坏佛, 南无宝光佛, 南无龙尊王佛, 南无精进军佛〕^③, 南无精进喜佛, 南无宝火佛, 南无宝月佛光, 南无现无愚佛, 南无宝月佛, 南无无垢佛, 南无离垢佛, 南无勇施佛, 南无清净佛, 南无清净施佛, 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水天佛, 南无坚德佛, 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无量掬光佛, 南无光德佛, 南无无忧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功德花佛, 南无莲花光游戏神通佛, 〔南无财功德佛, 南无德念佛, 南无善无名称功德佛, 南无红炎帝幢王佛, 南无善游步功德佛, 南无斗战胜佛, 南无周匝庄严功德佛, 南无宝花游步佛, 南无宝莲花善住娑罗树王佛〕^④。”

〔如是等一切诸佛世尊常住在世, 是诸世尊当慈念我。若我此生、若我前生, 从无始生死以来所作重罪, 若自作, 若教他作, 见作随喜; 若塔、若僧、若四方僧物, 若自取、若教他取, 见取随喜; 五无间罪, 若自作、若教他作, 见作随喜; 十不善道, 若自作、若教他作, 见作随喜; 所作罪障, 或有覆藏、或不〕^⑤覆藏, 应堕地狱、恶鬼、畜生、边地下贱及蔑戾车, 如是等处所作罪

①罗: 底本残泐, 据 TK140 补。

②若为女人染心: 底本残泐, 据 TK140 补。

③犯僧残戒……南无精进军佛: 底本缺, 据 TK140 补。

④南无财功德佛……南无宝莲花善住娑罗树王佛: 底本缺, 据 TK140 补。

⑤如是……或不: 底本及 TK140 缺, 据《大正藏》补。



障，今皆忏悔。”

“今诸佛世尊当证知我、当忆念我。我于诸佛世尊前作如是言：若我此生、若我余生，曾行布施，或守净戒，乃至施与畜生一抔之食，或修净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所有善根，及无上智所有善根，一切合集校计筹量，皆〔悉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

重罪皆忏悔，诸福尽随喜。及请佛功德，愿成无上智。

去来现在佛，于众生最胜。无量功德海，我今归命礼。

如是！舍利弗！菩萨应当一心观此三十五佛而〔为上首〕^①，复应顶礼一切如来，应作如是〔清净〕^②忏悔。菩萨若能灭除此罪，尔时诸佛即现其身，为度一切诸众生故，示现如来如是种种之相，而於法界亦无所动，随诸众生种种乐欲，悉令圆满，皆得解脱。”

佛说三十五佛名经

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诸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

普贤行愿威神力

（责任编辑：段玉泉）

^①为上首：底本及 TK140 缺，据《大正藏》补。

^②清净：底本及 TK140 缺，据《大正藏》补。